

文化 | 专栏

★冯磊专栏 流言冯语

洗澡

在《撒哈拉的故事》里,三毛如此记录自己在沙漠里洗澡的情形:在一处有地下深井的屋子里,她被人用两桶凉水从头顶直浇下来,然后进入一个热气腾腾的房间。在那里,三毛见到了一个热情的女人,那个裸女反复用一块石片刮自己身上的污垢。她不用肥皂,基本上也不用水,就那么反复地刮着……直到把身上的脏东西刮得松动了,才用水冲洗一下。

那个裸女一边忙一边说:“四年了,我四年没有洗澡……”

这场景让人觉得恐怖。看《国家地理》杂志,发现一些沙漠女子面部的轮廓英气逼人,内心不禁流露出几分赞赏的意思。但自从读了三毛的文字,就断了那些美丽的私心杂念。

很喜欢安格尔的名作《泉》。画面上,一个美丽的女子全身赤裸,侧着身子面对读者,她的两手斜挎着一只水罐,水从翻倒的罐口倾泻下来。画上的女子身材匀称,气质优雅,就是一首诗了。

人类洗不洗澡,事关一个文明程度高低的问题。《马可·波罗行记》中,曾如此描绘当时杭州的文明:“……街道上有许多浴室,有男女仆人服侍入浴。这里的男女顾客从小时起,就习惯一年四季都洗冷水浴,他们认为这对健康十分有利。不过这些浴室中也有温水,专供那些不习惯用冷水的客人使用。所有的人都习惯每日沐浴一次,特别是在吃饭之前。”——八百年前的杭州,不

仅有冷水浴室,还有温水浴。这一切,想想都让人心里温暖清爽。

中世纪的欧洲,人们普遍是不洗澡的。古希腊时代的人们,据说是为了锻炼身体而沐浴。罗马帝国的时候,确有很多公共浴室,但最后都堕落成了宣泄淫欲的场所——生活极其腐败奢侈,古罗马帝国因此灭亡。

十六世纪中期,有古董商人如此记录查理二世和王室成员到牛津度假的情景。他写道:“虽然他们看上去去衣衫整齐,快乐,但非常无礼和粗鲁。他们离开的时候,所有的地方,烟囱里,卧室里,书房里,地窖里到处都是粪便。”看起来,欧洲王室当年不仅不洗澡,还有随地大小便的习惯。

以上文字,让我突然产生了老Q式的兴奋感:我们的祖上,比他们强多了?

二十年前,我们的小县城只有一家国营浴池。周末,我们骑着自行车到城里来洗澡。进了浴室,只听见一阵震耳欲聋的打蒸汽的声音。扶住水池的边缘,我小心翼翼地伸下腿去,待两腿适应了,再蹲下去。泡完澡回到休息室,神气的男服务员用镀铬的夹子拿来一条热毛巾。大家躺在床上,开始听一个老头子讲古,他从孟姜女哭长城一直讲到林彪的飞机失事……

我至今记得,那个喜欢野狐禅的老头子,人们都称呼他“老大”,他是国营浴池的一名搓澡工。

★罗西专栏 心情若锦

玫瑰拔掉刺即仁慈

没有 iPhone 的时候,觉得用 iPhone 的人都是显摆;没有 LV 的时候,觉得提 LV 的都是虚荣。当我有了 iPhone, LV 的时候,就觉得它们就是日常用品,没什么特殊的。我们常常误读误判,是因为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。设身处地为对方想想,坚硬、锋芒的心就释然了、柔软了。其实每天我们都在高攀,有时高攀爱情,有时高攀权贵,有时高攀美德……向上或是本能,只是我很清楚,所有的高攀,抵不过我一次仁慈的低头——让一只蚂蚁顺利从我鞋边爬过……明处的牙齿,暗处的吻痕;高处的骄傲,低处的淫荡。位置决定态度,屁股影响脑袋。

好人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,坏人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坏。好事坏事亦然。所有的判断都是信息碎片的拼装,所有的观点都是感情的一部分。看见一只金苍蝇在追随一只朴素的蝴蝶,莫名地我对它就多了一些好感。所有的归类都是偏见,这个世界只有个体的大世界。

我知道你经不起诱惑、考验,我知道你没有我想象的好、对我的好……这也是我怜悯的一种。因为谅解,我内心渐渐温柔、敞亮;却也因为仁慈,我变得弱小。“不要轻易去挑战或考验人性,人性禁不起这些;它需要的是保全,余地,推挡,遮盖。若你单刀戳入,必然破绽百出。不要尝试去击溃任何人。”只有真正强大的心才经得起真实和残酷。

或许,洁容易劫,善容易伤;但是,没有关系,洁,舒服,善,自在。更重要,无邪可以避邪。

年轻气盛的时候如果被人欺负了,总会恨恨地想以后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,好让人刮目相看;可当真有这么一天的时候,你已经强大到不会恨了,只有更宽厚的包容。原来真正的强大不是原谅别人,而是放过自己。强者容易心生悲悯,小我的哀伤也会温柔、暖和一些。

在南京,一个刚上车的六七岁小男孩请公交司机等一等他妈妈。一分钟后孩子妈妈还没来,车上乘客开始责骂,说母子俩耽误了大家时间。这时,一位腿有残疾的母亲一瘸一拐上车,所有人都沉默了。其实,慢一点,你会看见更多,同时也让宽容跟上! 昨夜的月色执迷不悟,今天的阳光豁然开朗。给自己一些时间,别浮躁,即仁慈。

大道理谁都懂,小情绪才考验一个人的修为。

有些锁、有些恨,只是等待的一种;懂得的人,都有一把钥匙、一份爱。常常放不下的,不是自己,是关系。一生不长,而一颗真心抵达另外一颗真心,就足以让我用一生去苦渡与明白。

有一种禅:我在,你也在,一棵开花的药草,刚好同在。身为同类,不妨由己及人,多一些理解。我是很容易看见美好的,虽然这个世界那么肮脏! 有时也会疏远那些光、倾慕、热闹……是因为觉得孤独更简单、自在;离云朵更近的地方,与你交汇那些孤独与清高;低处的红尘与摇摆,还是让给那些七嘴八舌的热闹。

不过,你现在的遗世独立,或许只是还来不及与我狼狽为好。

★吴克成专栏 心理红椿

恍如前世

列夫·托尔斯泰的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、《战争与和平》我上大学的时候都读过,可惜那时牙嫩,里面的战争、背叛冷冽生硬,于我而言无异于带着血丝的西式牛排,吃起来费劲。及至牙硬起来,又一头扎进温柔富贵乡,沉湎于莎士比亚和巴尔扎克。吃惯了软糯的马德莱尔小点心,再吃《战争与和平》,更加觉得不对味——倒是托翁的这则逸闻更合我的胃口。

逸闻来自于托翁写给朋友的一封信。信中他自陈:有次打猎,追兔子时马失前蹄落入坑中,他爬起来后忽然记起,200多年前他是另外一个人时也曾这么摔过。

明人张岱也讲过类似的故事,他的《智果寺》里记苏轼第一次游智果寺,忽觉眼前一切似曾相识,并即口说出“自此上杆堂,

当有九十三级”,数之,果如其言,以此断定自己前世是寺中僧人。

《红楼梦》的整体框架,也延续这前世今生的说法:灵河边上 的绛珠仙草,得神瑛侍者汲水浇灌修成人形,它感念大德,待神瑛侍者化身为贾宝玉下界历劫时,它也托生为林黛玉跟着下界,要将前世滴水之恩,化为泪珠,一一报还。第三回林黛玉与贾宝玉初会,贾宝玉说:“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。”林黛玉嘴上没说,心里早大吃一惊:“好生奇怪,倒像在哪里见过一般,何等眼熟到如此!”——两人都不知道,其实是前世故人,山水又重逢了。

其实前世今生之感是大脑中知觉系统和记忆系统相互作用的结果,一切都由大脑中的“海马回”操纵。海马回位于控制学习和记忆活动的中枢,主要

★武骏专栏 醋溜聊斋

Hold住不容易

沈宏非说,老婆是美女,这样的家,就像一个物产过于丰饶然而国境线又过长的国家,不得不在外交上格外地费尽心机,国防上投入更多的资源,一个不小心,还会陷入穷兵黩武的险境。确实,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》里温文尔雅的安嘉和变成家暴狂,不就因为娶了梅婷这样的尤物吗!

为了防止女人出轨,男人们想出了各种办法。中国古代流行给女人裹小脚,抛开病态的审美不说,让女人行动不便,减少和外界的接触机会,也是一大原因。

《聊斋志异》中的姚安更是采用了紧逼盯人防守法。姚安娶了“艳而知书”的绿娥,夫妻恩爱,可是绿娥长得太漂亮了,姚安很不放心。他把绿娥整天关在家里,出门则步步紧跟。绿娥

回娘家,他就用两肘撑着袍子,遮挡着她出去,上了轿子后用封条封上,亲自护送到家。

可是,就算马其诺防线不都被绕过去了吗?《金瓶梅》中,武松怕潘金莲给武大戴绿帽子,出差前特意叮嘱武大,每日迟出早归,归家便闭门下帘子,防守不可谓不严,但仅仅靠一个叉竿,再碰巧来一阵风,帘下的潘金莲就和西门庆对上了眼。据媒体报道,南非总统祖马的二夫人和她的保镖有染。和保镖偷情,犹如足球比赛策反了对方守门员,谁能防得住呢。

既然没办法让女人整体和外界隔离,中世纪欧洲男人们又发明了一种让女人局部物理隔离的器械——贞操锁。可惜有锁就有钥匙。采花高手法国国

负责形成和存储长期记忆。记忆说白了是聚集在一起的细胞群,海马回策马扬鞭在其中驰骋,它的马蹄踏到哪里,存储在哪里的细胞群就会被激活,我们于是想起了过去。

老虎有时也会打盹。比如某一天,海马回喝二锅头喝大了,或者对面一个靓妞让它失了神,它的工作也会出差错,这时它就会把现时看到的与记忆中的事情混为一谈,张冠李戴起来。

我一点也不喜欢心理学家的这种解释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,从小就对前世今生的故事感兴趣,你想啊,你有一天在古寺赏桂,忽然想起前世你在宋朝的时候,家里的庭院中也有这么一模一样的 一株,那时你妻妾成群,还有二三十个孩子围着叫你爹,多么神奇!

王法兰西斯一世看中一个男爵夫人,就特意请锁匠打造一把金钥匙,专开那男爵夫人之锁。《古今笑》载:一越中之士娶了个妾安置在寺庙,不放心,就把妾反锁在屋里,有人就说了,那她要方便怎么办呢。回答竟然是,不碍事,我把钥匙交给她了。

心理学家指出,这一切都是男人繁衍后代的原始力量在作怪。因为,如果女人偷情,男人就可能要帮别人养孩子了。可是,即便有“混凝土”美誉的意大利足球队,也不是场场都能hold住。何况,现代女性们,哪个不是斗得过小三、打得过流氓、杀得了木木、翻得了围墙? 她们唯一的漏洞,是重情甚于重性。所以,如果男人有危机感,那就用“爱”去浇筑防火墙吧。

★肖遥专栏 调侃西游

黛玉和孙猴子

四大名著之所以是经典,是因为它们暗合了四种人性的极致。《红楼梦》是儿女情长的极致,《水浒》是豪侠仗义的极致,《三国》是勾心斗角的极致,《西游记》是奇幻魔力的极致。

想来《红楼梦》里的任何一个人物,放在豪强丛生的《水浒》里都活不长,放在《西游记》里更滑稽,很可能演绎成唐僧在女儿国,一个要“洞房花烛交鸳侣”,一个要“西域灵山见世尊”的荒诞版。

而《三国》里的人物,就是为算计而生,为权谋而死的。倘若把他们放在大观园里,在这温柔富贵乡里接受再教育,横遭黛玉之流刻薄、宝钗之流揶揄,很可能想方设法“戕宝钗之仙姿,灰黛玉之灵巧”或变成赵姨娘扎小草人暗暗使坏。

《水浒》里的莽夫们到了大观园一定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,顶多挑个焦大的角色混混。气急败坏骂街泄愤,不让杀人也就

罢了,还用马粪塞了嘴,不让骂街,时间长了会得抑郁症的。

想必大闹了天官的孙猴子半只眼也瞧不上一代枭雄曹操,认为曹某做人太不厚道,属于神道魔道都难容的角色,也只有平庸的人道才会生发出这号败类。孙猴子也不会爱上静则卧床不起,动则歇斯底里的林妹妹,孙猴子若有闲情有耐心的话会对林妹妹言传身教:你瞧瞧我,炼丹炉里炼过,蟠桃园里混过,天马厩里屈就过,上天入地被追杀过,你,也太不经折腾了。

但是,也不是说极致人格之间就毫无交集。红楼型人精神气场与水浒型人可能会交织并存,比如史湘云也会挽起袖子“大碗吃酒肉,论称分金银”。而水浒型人也会与红楼型人同台演出,比如宝钗就爱看“鲁智深倒拔垂杨柳”。

西游型人也与红楼型人交相辉映。比如宝玉与黛玉的小儿女天真态与孙猴子的任性狂

野其实在精神深处是相通的。黛玉“错里错以错劝哥哥”哭着给宝玉递反话“你从此可都改了罢”,宝玉则拖着病弱之躯表态,他会和她 在一条战线上,死也不悔改的决心,和孙悟空的拒绝被同化被收编的立场之坚定、态度之强硬何其之相似。而不能自主的宝玉不得不依赖他所厌恶的经济腐儒之流生存,正如同孙悟空在大环境之挤压下不得不戴上紧咒箍。

至情至性的黛玉死了,离经叛道的宝玉出家了,左右逢源的宝钗掌了贾府这艘大船继续航行在传统的行程上;无拘无束的悟空被压500年终于醒悟,不再上蹿下跳成精作怪,戴上紧咒箍一路保护唐僧取经归来,最终还成了佛;梁山泊的英雄们轰轰烈烈一番,最终还是招安进了体制……

《大话西游》里至尊宝说:“上天安排的最大。”人性的张扬最终还是抵不过生存的压力。这是成长的智慧,还是成长的悲哀?